

特35

302

小學鈔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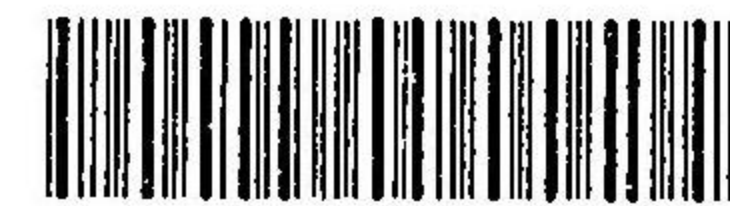
008901-000-3

特35-302

小学鈔

M31

AAC-2011



小學鈔 全

特35
3112

小學鈔

例言

一、朱熹ガ小學ハ蒙士ノ訓ヲ説ク、頗ブル切實トナス。但、其ノ書、異邦人ノ手ニ成ルガ故ニ、所説、往々、我國情ニ適セザルモノ少カラズ。コレヲ我青年ノ脩身教科書トシテ用井ント欲スレバ、大ニ取捨スル所アルヲ要ス。刪定ノ舉、僭越トイフト雖實ニ已ムヲ得ザルナリ。

二、原著ノ結構ハ、頗ブル複雑ナリ、今、一切コレヲ壞リテ、新ニ立教以下ノ三篇ヲ分ツ。其ノ他、尙朱熹ガ舊ニ依ラザル所多シ。敢テ好ミテ異ヲ立ツルニアラズ、脩身講説ノ次第ハ

小學鈔

例言

朱熹カ小學ハ蒙士ノ訓ヲ説ク、頗ブル切實トナス。但、其ノ書異邦人ノ手ニ成ルガ故ニ、所説、往々、我國情ニ適セザルモノ少カラス。コレヲ我青年ノ脩身教科書トシテ用井ニ欲スバ、大ニ取捨スル所アルヲ要ス。刪定ノ舉、僭越トイハレ、實ニ已ムコトヲ得ザルナリ。

二、原著ノ結構ハ、頗ブル複雑ナリ、今、一切コレヲ壞リテ、新ニ立教以下ノ三篇ヲ分ツ。其ノ他、尙朱熹ガ舊ニ依ラザル所多シ。敢テ好ミテ異ヲ立ツルニアラス、脩身講説ノ次第ハ



カ、ル順序ヲ便トスレバナリ。

三、原著採録スル所ノ善行ハ、删除ニ從ヘルモノ特ニ多シ、コレ其ノ取ルベキモノ少キガ故ノミニアラズ、實ニ主教師ヲシテ、漢史以外ニ於テ、廣ク例ヲ東西ニ求ムルノ餘地アラシメンガ爲メナリ。

四、養生ノ一篇ハ、編者ノ新ニ加フル所ニ係ル、經驗ニ得タル、漢土人ノ衛生談、必シモ、一顧ノ價值ナシトセズ。況ンヤ、脩身教授ニ於テハ、養生ノ一項ハ、コレヲ全ク闕如スルヲ許サミルヲヤ。

五、諸家ノ註釋ハ、一切コレヲ削除セリ。コレ唯リ註文、徒ニ青年ノ視聽ヲ亂スノ恐レアルガ故ノミナラズ、本書ハ、モト

教科書トシテ作り、別ニ教師ノ口傳アルヲ期スルガ故ニ、其ノ必要ヲ認メザレバナリ。

六、本書大體ノ結構ハ、斯道ニ經驗アル湯原元一氏ノ指示ヲ奉ゼリ。但、其ノ細目ノ取捨次第ニ至リテハ、編者自カラ其ノ責メニ任ズ。

明治三十一年六月

編者識

小學鈔

目錄

第一篇 立教

第一章 師道

第二章 為學

第三章 立志

第二篇 敬身

第一章 養生

第二章 儀禮

第三章 心術

第三篇 明倫

第一章 父子

第二章 長幼

第三章 夫婦

第四章 朋友

第五章 君臣

第六章 通論

以上

小學鈔

第一篇 立教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荀子曰。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

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

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買街。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為。

金澤堂書新校式會禮
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既長就學遂成大儒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狗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

而長スルカ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

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爲學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遊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己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楊文公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顏氏家訓曰。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

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尙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嚶嚶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削。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尙行實。後爲大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大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

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生。年興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

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一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一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呂氏童蒙訓曰。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

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効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

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恪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恤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敝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

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敗損。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藉。凡案分散。部秩多爲童幼婢妾所點污。風雨蠱鼠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

立志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

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爲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

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

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
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坐
於房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
矣。

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
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
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
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
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

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
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
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
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
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
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汝等欲
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王陽明先生年十一。問塾師何為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
耳。陽明中不然曰。此未為第一事。第一事其為聖賢乎。

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布。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

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

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惜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

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癖。銷刻德義。簪裾徒在。所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麪藥。以啣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汪信氏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

賞。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

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莫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後爲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閭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第二篇 敬身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敬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養生

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故至人能理其身。亦猶人君能治其國。素問曰。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

井闔而鑄兵。不亦晚乎。

何垣曰。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邪念不萌。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撓。善端油然而生。是內外交相養也。

後漢書曰。神太勞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早疲。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唐李隱曰。益州老父云。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使心不亂。求心不狂。思不貪。嗜慾不著。迷惑則心先無病矣。心君無病。則五臟六腑雖有病。不

難療矣。養生以不傷為本。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怒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談多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急。傷也。歡呼哭泣。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

華佗別傳曰。佗嘗語吳普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日使竭。爾體常動搖。穀氣得清。血脉流通。疾則不生。鄉見戶樞。雖用易腐之木。朝暮開閉。動搖。遂最

脫朽。

博物志曰。魏武帝問。封君達養生之術。君達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無過虛。省肥濃。節鹹酸。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施湯。秋冬閉藏。吾常行之。有效。

儀禮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建武初。為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霍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悲。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曲禮曰。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

少儀曰。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范益謙坐右戒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沈滯。二人與人竝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嘆美詆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凜。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禮記曰。劉公見賓客。譚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勵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謚節孝先生。

心術

曲禮曰。母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母苟得。臨難母苟免。狼母求勝。分母

小學錄
金溪書齋新編
金溪書齋新編
金溪書齋新編
金溪書齋新編

求多疑事母質直而勿有。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君子有九思見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

紛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

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孔戡於爲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鑒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

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呂榮公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歛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濂溪周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息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遜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

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纒敖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伊川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

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師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孔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温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為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呂榮公曰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

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

同歸。

金港堂書局代印

第三篇 明倫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父子

孔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

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哲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書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レ姦。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

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曰。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

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

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

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

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黜寧初。乘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爲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爲買田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禮記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

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著。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耆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獾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

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塚壙。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間也。善如爾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

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竝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探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懇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備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其親。敢不敬乎。

長幼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顏子家訓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

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
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
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
施之而已。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
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
已矣。

曲禮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
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
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
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
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
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
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
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

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資。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

楊播家世純厚。竝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且則聚於聽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聽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嘗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竝登台鼎。而津常且莫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

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饗。庭無閒言。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又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夫婦

顏氏家訓曰。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

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也。不可不篤。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俗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

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禮記曰：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衛共姜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

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朋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

子貢問友。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主

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効最速。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修身讓路。不枉百步。

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開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

君臣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

不能謂之賊。
 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轡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孔子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帝魏帝使允著作郎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

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忘。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汲黯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召為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癒。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愈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惟中。使人可其奏。其

見敬禮如此。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宋韓魏公琦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

深壑無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公歎曰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列女不更二夫。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

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通論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一父慈而

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古靈陳先生爲僊居令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道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

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荀子曰。無用之辨。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

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

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韓文公作董生行曰。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鷄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

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

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歟。

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

在矣。汝母亦已蚤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也。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疎廣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斤。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

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小學鈔 終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廿二日印刷
同 年七月廿五日發行

小學鈔
定價 金貳拾五錢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編輯所編

印發 刷行 者兼

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十七番地

代 表 者

右社長

原 亮 三 郎

東京市下谷區龍泉寺町四百十番地

印 刷 所

三 協 合 資 會 社

東京市京橋區弓町二十四番地

賣 捌 所

各府縣特約販賣所



版權 所有

